

烈日下行走

■尚宏厅

烈日当空,天气酷热。我每天上班,要走千米远的路,免不了被太阳炙烤。在这段上班的路上,我已经走过了十多个年头。

老天像着了魔似的,持续多日无云无雨,白花花的太阳炙烤大地,四十摄氏度上下的桑拿天一个接着一个,丝毫没有“退烧”的意思。天空、房屋、草木、庄稼似乎处于休眠的状态。这样的烧烤天气,待在家里扇扇电扇、吹吹空调倒还自在。可一个上班族,总不能老待在家里,天再热也要出门的。

我往单位去,需要走过一段马路,穿越一处红绿灯,绕过数百米长的建筑工地围墙走廊,约莫二十几分钟即可到达。而这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对我来说,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我的面前仿佛燃烧着一团火,热烘烘的,脸被烤得火辣辣的。走着走着,细细的汗珠子渗了出来,不知不觉浑身被汗水淹没。我咬咬牙,继续走。时间久了,自觉不自觉地培养了坚韧的性情。我经受着阳光浴,全身上下不时地排汗排毒,感觉体质比从前好多了。

我看到,在烈日下行走的人也不少。前面一群筑路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在野外来回不停地忙碌着,他们的头发、衣服晒得好像要着火似的。斑马线上身着制服的交警仍坚守在烈日之下——他们的脸被晒得黝黑发亮,胸前后背湿漉漉一片,似乎能闻到一股子汗味。马路边,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些身穿黄色马甲的环卫工人,他们在发烫的路面上,低着头、弯着腰忙着扫马路、捡垃圾,一个个不声不响,汗如雨下。他们手中的一把扫帚、一只撮箕和一个塑料水壶总是那么简单而实在——生存的执着坚韧显露在沧桑的面庞和深邃而镇定的眼神里,能够透出一种让人吃惊的生命张力。时不时还看到有老人或提着菜篮,或推着装满蔬菜、水果的三轮车在马路边坐等,他们的期盼融入汗水,与酷热此消彼长。

相比之下,我走的这段路就算不了什么了。走上这段路,反倒为我的生活增添几分苦乐。我觉得,这段路为我所有,我拥有了一段属于自己难得的安静时光。我的思绪在骄阳下驰骋,想象在行走中流淌……

烈日下,我并不孤独,展现于我眼前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峦,一行行伞状的行道树挺拔苍翠——人行道两旁绿化带中葱茏的树冠,一片片碧绿的小草,一圆圆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向我招手,好像在说:“我们为你遮阳!”这山这树这花这草,在我心中自然而然地幻化成一片绿洲,似有望梅止渴的诱惑,此时的我忘却了酷热。

在炽热的阳光下行走,有付出也有收获:汗水可以洗涤惰性,羸弱的人也能变得健壮。就像人类无法生存的沙漠,却仍然生活着动物一样,一切生命都是在环境和习惯中慢慢改变。

仔细观察,经常行走在烈日下的人,多半是上班族,他们靠脚板丈量生活,体味人生。细想起来,即便他们平凡,而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,渴望享受生活,又创造着生活。人世间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,有自己要走的路,只要怀揣梦想,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前行,就活得有尊严,活得充实。

我一路走,一路思索着。酷热悄悄地被抛于脑后,我的心情徒生快乐。突然,“吱”的一声门开了,回过神来,我已经走回了家。途中一段美妙的构思,留在了烈日之下。

往日歌

那些年,
餐桌上的消暑

■戴建华

入伏的这段日子,气温居高不下,日头仿佛开启了烧烤模式,热得人寝食难安。周末在家,妻子熬了一锅绿豆汤,晾冷,喝了两碗,权作茶饭,当盈盈的绿在胃里弥散开来,我仿佛又置身于童年院子里那棵绿意盎然的柿子树下。

那时正值暑假,农村里还没有冰箱空调,消暑的食品除了不耐饿的绿豆稀饭,多以面食为主。面是用才收的新麦打下的,擀薄切细,煮好就成了一指宽的面条,佐以青花椒蒜泥,一吸溜一口凉气。

孩子最喜欢的主食是火烧馍,将面团放在烧热的柴锅中,手握成拳将面团在热锅中转着圈地抻薄,待一面变得焦黄,再翻面接着炕熟。起锅后,迫不及待地掰一块,外焦里酥,香气怡人。

菜是茴香煮新洋芋,洋芋要拣小的,新洋芋好刮皮,所以先拣小的吃,刮皮也是我喜欢的活儿,拾一盆新洋芋,来到门前的小溪边,用碎瓷片将皮刮去,薄薄的皮或白或红,在清冽的溪水中沉浮漂浮,像风中的轻纱,逗得水中的小鱼虾也不时来触动一下,一探究竟。

消暑的凉菜最常见的就是凉拌黄瓜,黄瓜滚刀直接削入盆中,丢入一把荆芥,拍两头蒜,加少许盐、酱油,多放些醋,颠匀,吃上一块,香脆清凉,酸爽十足。其实最简单的是凉拌西红柿,西红柿莲花瓣样切开摆盘,均匀撒入白糖,颜色热烈,酸甜可口,是孩子们的最爱。

天再热,大人们依然是要干活的,或田里或工地,临出门时都会带一瓦罐醪糟,有米的营养,又有淡淡的酒香,歇工时,牛一般饮一气,既能解暑,又能补充体力。

故乡的夏夜

■许光仲

我在房县老家读初中时,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西河上修建了一座大桥,再也不用费事搭木板小桥了,这是轰动一时的大喜事。

那年端午节后不久,大桥提前竣工,宽有五六米,长约百米,两边有栏杆,实用又美观大气,给故乡增添了一处景观。因城里气温高,晚上闷热,城外凉快,从此每当夏夜来临,很多人聚在西河桥上纳凉。其中不乏恋爱中的青年男女,来到桥上约会,人们就给这座桥取了一个很浪漫的名字——恋爱桥。

我当时还不到谈恋爱的年龄,很羡慕那些大哥大姐们,穿着时尚的衣裙,在月光下谈情说爱,聊工作和生活中的趣事,谈理想和人生规划,享受爱情的甜蜜!

我们少年人有自己的爱好:我喜欢欣赏桥下的淙淙流水,月亮映在荡漾的水面上,浪花泛着银白的光,跳跃着奔流向前……河中玩水的小朋友,不时传来欢乐的笑声和歌声,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。

我还喜欢在河堤上散步,那里人少,特别安静。当你仰望天空,会引起无限遐想:每到月圆之夜,天上的繁星就不见了,那些可爱的星星,去了哪里呢?正在苦思冥想之时,忽然萤火虫从我身边划过,然后又飞回来绕着我转圈。

仔细观察,河堤外的灌木丛中,萤火虫更是多如繁星,仿佛是天上的星星降落到人间,它们在我眼前,带着绿黄色的亮光,划动着美丽的弧线,起伏伏,像是旋律欢快的乐曲,飘来飘去,意境非凡。此曲无声胜有声,让我陶醉其中。

唐代大诗人杜牧在《秋夕》中对萤火虫有诗意的歌吟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我理解那只萤火虫,是因秋的凉意,才飞进庭院避寒,却被那位闺中佳人发现,在意外的惊喜中,她用轻罗小扇扑萤火虫。她扑到了没有?诗人没有交待。

古代诗人也知道留白,让读者去想象,那位闺中佳人是否扑到了流萤?不得而知。我们应该感谢诗人杜牧,让后人在古诗词中看到萤火虫的飘逸身影。

如果你是舞蹈家,研究了杜牧这首诗的精彩场景,展开想象的翅膀,能勾起创作的灵感,让萤火虫从高墙外飞入花园,偶然被月下赏花的闺中佳人发现,惊喜中她手忙脚乱,开始挥动着手中的轻罗小扇,用各种别致的舞姿扑流萤,累得娇喘吁吁。突然她发现又飞进来一只流萤,从身边飘过,她展示曼妙的舞姿,最后还是眼巴巴地看着萤火虫飞出了墙外……我闭上眼睛想象,这舞蹈一定很美,就像我梦中的西河。

三伏天已过去,七夕节马上到了,只要看到萤火虫,我就会想起故乡的西河,想起那些夏夜乘凉的快乐时光。

我已几十年没能回故乡过夏天了,如今故乡的郊外夏夜,萤火虫还那样多如天上的繁星吗?

